
匡謬正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匡謬正俗

顏師古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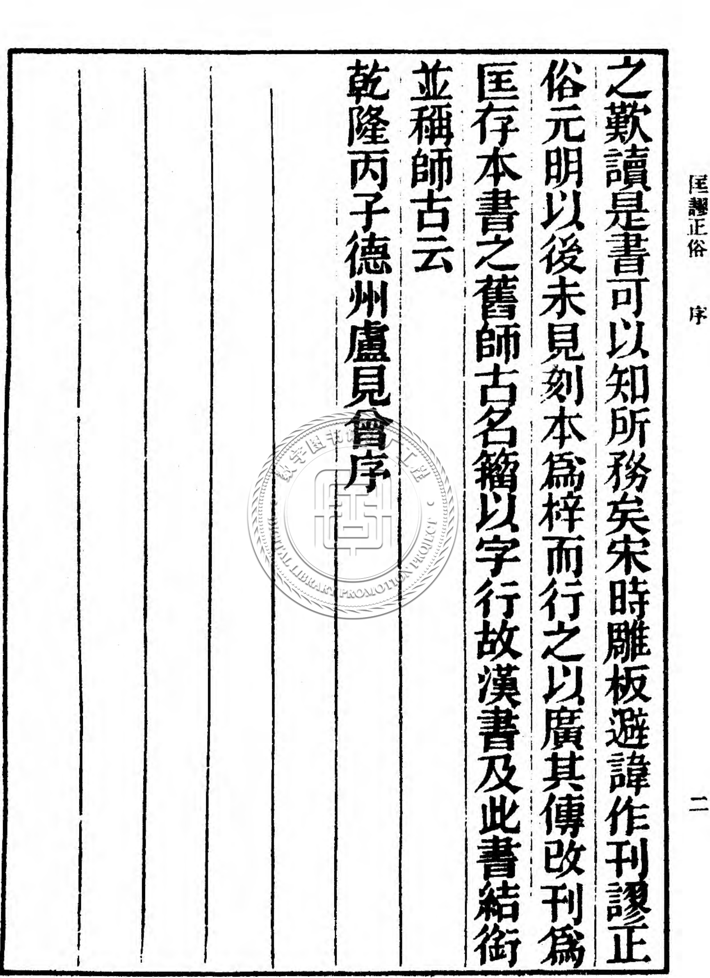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雅雨堂叢書及藝海珠塵小學彙函皆收有此書藝海小學皆覆刻雅雨本雅雨本歲久有殘缺字小學校讎頗精故據以影印

匡謬正俗序

唐秘書監顏師古貞觀中與國子祭酒孔沖遠同定五經正義師古更承其叔父游秦之業注漢書一百卷當時稱爲班氏功臣又以世俗之言多謬誤質諸經史匡而正之謂之匡謬正俗未成而卒永徽中其子揚庭編爲八卷上之奉勅錄付秘閣其中所引典籍及諸家訓詁多上世逸書言辨而確可資後學見聞蓋唐人尙詩賦而師古沖遠獨畢力于經史近代宋唐人之詩者無慮數千家二君者顧不預焉用知古人學有專門不尙兼長今人經史詩賦事事求工而身後遺書不免蔑如



之歎讀是書可以知所務矣宋時雕板避諱作刊謬正俗元明以後未見刻本爲梓而行之以廣其傳改刊爲匡存本書之舊師古名籀以字行故漢書及此書結銜並稱師古云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上匡謬正俗表

臣揚庭言臣聞纖埃不讓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爲山庶進簣於崇高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儔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羽林之蠹簡俾備蓬山采汲冢之舊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回天睠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匡謬正俗藁草纔半部帙未終以臣疊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爲八卷勒成一

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迂訛於斯矯革謹齎詣闕
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
符璽郎臣顏揚庭上
勅旨顏師古業綜書林學高詞苑討論經史多所匡正
前件書發明故事諒爲博洽宜令所司錄一本付秘書
閣仍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絹五十匹永徽三年三月十
五日中書侍郎來濟宣

匡謬正俗總目

卷第一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illegible]　恫

洋　略刃

[illegible]　宲

什器　猱

絢　貤

趺　俾

底　剛扛

欠　木鍾

若柯　楊

椎　鐓、

卷第七

歌　渚

河　穰

上　激

中　免

蜼　暴

上　斡莞

貫　振

池𩪓　渦䍐

幾頭　怒

殿研　差

兩量　章估

卷第八

受授　西

番　句鉤

蛇　逢

縣賓　苟

部人　被庳

享姑　砢磿

骨鹿　歷底

門限　替

稻秫稉　沙苑

苦茶　倉米

羹臛

匡謬正俗總目

匡謬正俗卷第一

唐 顏師古 撰

論語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脩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至於言性命之事及言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故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並其義也而近代學者乃謂夫子之言語性情並與天道合所以不可得而聞離文析句違經背理綴文之士咸

作此意用之大爲紕繆若言夫子之言不可得聞者論語二十篇所述夫子言語何從而得又不應語弟子云予欲無言

攘　或問曰論語云直躬之父攘羊注云攘盜也何以謂盜爲攘更有何義荅曰按爾雅云攘仍因也書云敓攘矯虔卽其事也

風　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

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

〔架〕詩鄭氏箋云鵲之有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爲架若以搆架爲義則不應爲架功也

〔夾〕又詩傳曰山夾水曰澗此引爾雅正文言兩山夾水名之爲澗居然可曉而劉周之徒又音夾爲頰於義無取亦爲專輒

〔牆〕問曰鄘詩牆有茨篇云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毛詩傳

云讀抽也抽是何義荅曰讀止謂道讀之讀更訓爲抽翻成難曉按許說文解字曰籒讀也從竹擂聲擂卽古抽字是以籒或作紬蓋毛公以籒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此當言讀籒也不得爲抽引之義又左氏傳云其繇曰專之渝其繇曰士封羊之類字雖爲繇音訓皆作籒並未讀卜筮卦繇之辭也

甲衞詩芄蘭篇云能不我甲毛詩傳曰甲狎也毛公此釋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遂音甲爲狎案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譬猶斁字訓厭葛覃篇云服之無斁豈得讀云服之無厭乎若以甲有狎音假借爲字

者不應方待訓詁始通其義也

背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傳云背北堂也謂於堂北種之以忘憂耳而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襟便謂身體前後種之此亦誤也

漙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漙字讀爲團圓之團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雨專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兗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義

矣下云零露瀼瀼者豈復亦論其從横之貌乎

〔衡〕齊詩南山篇云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禮云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横也不勞借音而徐氏並音爲横皆失之矣

〔忉〕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敘憂慘之情多爲忉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潛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

〔矜〕小雅鴻鴈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

矜爲古頑反案此詩當章言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使有依也尋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旣無所憑大失本旨

央　庭燎篇云夜未央傳云央旦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

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

〔號〕北山篇云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從上及下句句相韻叫號者猶言諠呼自恣耳非必要謂號咷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爲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

甚非也

享楚茨篇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云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其意

賚楚茨又云徂賚孝孫毛傳云賚予也徐仙音賚爲來亦所未詳

莫大雅皇矣篇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傳云莫定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云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喻羣臣恣

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士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爲瘼從而釋之云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宰牧爲求瘼既易本字妄爲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曾無覺悟雖采酌經詁而大違厥旨亦爲巨謬

匡謬正俗卷第一　順德馮佐勛番禺林國賡校字

匡謬正俗卷第二

唐　顏　師　古　撰

尚書孔安國古文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刪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爲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顚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爲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又云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爲隷古定更

以竹簡寫之蓋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爲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卽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爲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爲隸古定不爲古字也

（剹）古文戮字　商書湯𣞀字古誓云予則孥剹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一無囚字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

及至困亢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

御周書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徐仙音御爲五所反按御旣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御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於天詩鵲巢云百兩御之訓解亦皆爲迎徐氏並作音訝何乃牧誓獨爲禦音又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

𨼆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𨼆孔安國注云往誅紂克定偃武脩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徐仙音𨼆爲始售反按武成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嘼𤛘也字林嘼音火又反獸字從嘼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嘼於後始借養字爲耳且嘼獸類屬不同嘼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卽在釋獸較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言歸獸所歸放者旣是馬牛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且堯典云鳥獸孳尾鳥獸毛毨鳥獸希革鳥獸氄毛旅獒云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作獸字不作嘼也何獨武成一篇以嘼爲獸斯不然矣

〔夾〕多方篇云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孔安國注云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徐仙音夾爲協按夾既訓近音陿不得讀爲協也

〔闢〕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一作尸）並興東郊不闢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闢徐仙音闢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闢古開字闢古闢字但闢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闢爲開亦猶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于商孔安國注云致法謂誅殺也豈得卽音辟爲法乎此例多

矣

（惟）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又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亦是辭語之助與書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於理無別然今文學之士不詳立語之體古今字變因爾穿鑿妄生義理製冊文哀誄祭文其唱首云維某年月日者既不爲惟字自作釋云此字是維持一篇之首故爲綱維之字又言宗子維城謂藩屏維繫

連城之義耳乃呼帝子弟爲王者爲藩維旣無所據不知本是助辭大爲謬矣譬若詩云維師尙父番維司徒維彼哲人此類多矣皆爲維字豈連繫之義乎且爾雅云伊維侯也三者並發語之辭詩云伊其相謔我罪伊何伊予胡底侯誰在矣侯薪侯蒸並與維同義寧當更有別說斯不然矣

烏呼烏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其語備在詩書不可具載但古文尙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尙書悉爲嗚呼字而詩皆云於乎字中古以來文籍皆爲嗚呼字文有古今之變義無美惡之別末代文字輒爲體例若哀

誄祭文卽爲嗚呼其封拜冊命卽爲於戲於讀如字戲讀爲羲謂嗚呼爲哀傷於戲爲歎美非止新有屬綴設此二端乃亦諷讀舊文分爲兩義妄爲穿鑿不究根本按大雅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豈非傷王不知善否乎周頌云於乎前王不忘非美先王之見稱頌乎五子之歌云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此卽哀傷之語允征云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此卽褒美之辭何以各別爲字也且漢武冊命三王文皆曰嗚呼此豈哀傷之義舉其大意斷可知矣且許氏說文解字及李登聲類並云於卽古烏字耳

匡謬正俗卷第二 順德馮佐勛番禺林國賡校字

匡謬正俗卷第三

唐 顏 師 古 撰

〔禮記〕曲禮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鄭元注云取於人謂高尙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此義較然可曉而徐仙音取於人爲娶浪爲假借矣一本娶作聚

〔奉〕又云奉長者之手入戸奉扃奉席如橋衡凡如此例奉者皆謂恭而持之於義足了今皆讀爲捧音敷奉反亦浪爲假借也

〔拾〕又云拾級聚足此言升階歷級每一級則並足然後更登也拾者猶言一一拾取而鄭康成讀拾爲涉近乎

穿鑿

禹宇丘區　或問曰曲禮云禮不諱嫌名鄭注云嫌名謂禹與宇丘與區其義何也荅曰康成鄭君此釋蓋舉異字同音不須諱耳區字既是故引爲例禹宇二字其音不別丘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按古語其聲亦同何以知之陸士衡元康四年從皇太子祖會東堂詩云巍巍皇代奄宅九圍帝在在洛克配紫微普厥丘宇時罔不綏又晉宮閣名所載某舍若干區者列爲丘字則知區丘音不別矣且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區爲丘亦古之遺音也今之儒者不曉其意競爲解釋或云禹宇是同

聲亡區區是聲相近二者並不須諱並爲詭妄或云字禹
區亡並是別音相近乃讀禹爲于舉反故不須諱並爲
詭妄不諳其理

予鄭元注曲禮下篇予古余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
皆讀予爲余案爾雅云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此
則予之與余義皆訓我明非同字許愼說文予相推予
也余詞之舒也既各有音義本非古今字別詩云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
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將伯助予又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雲漢篇云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君回翔兮來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歷觀詞賦予無余音若以書云予一人禮曰余一人便欲通之以古今字至如夏書云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豈得便言台余古今字耶邶詩云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豈得又言卬我古今字乎

葬檀弓云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葬謂葬處而乃讀葬爲葬才浪反亦爲穿壙

離月令云孟春之月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鄭康成注云離讀如儷按易之離卦彖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今云宿離不忒宿即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無別義居然可曉何爲改離作儷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爲麗卦乎

祝曾子問曰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鄭康成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蓋解聲三者謂三稱噫然後言某之子

生耳而徐仙之徒並音祝爲祝之又反學者相承遵之並大誤也

五方之兵又云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鄭康成注云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按黃帝素問及淮南子等諸書說五方之兵東方其兵矛南方其兵弩中央其兵劍西方其兵戈北方其兵鎩蓋謂隨方色衣其衣執其兵以救耳

殺郊特牲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鄭元注云慶父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

以君命鵂牙後慶父殺二君而又死又按殺讀爲降殺之殺謂衰弱也此言大夫不當饗君自三桓已來大夫强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饗于大夫者耳此一段禮文相承躡惣論饗覲之事故其下惣云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不言誅戮之事安取其鵂牙殺慶父哉

〔禓〕又鄉人禓音傷孔子朝服立于阼階鄭元注云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而徐仙音禓爲儺今讀者遂不可言禓亦失之也

〔羶〕又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言蕭焫以脂合黍稷

燒之羶者脂氣薌者黍稷氣於義自通而康成乃云羶
當爲馨字之誤亦爲迂曲矣
辟又云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康成解云辟讀爲
弭謂弭災兵也按辟當讀爲辟邪惡之辟直云辟災兵
義自可曉無煩假借
溫內則云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鄭康成注云
溫藉也承尊長必和顏色也案直云柔和顏色以溫悅
尊者之心不當改讀爲蘊也
嘯又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鄭康成注云嘯讀
爲叱嫌有隱使也案嘯者謂若有所召命密相諷誘若

齊莊撫楹而歌耳何爲乃云叱乎詩云嘯歌傷懷念此碩人卽其義也

蝸又云蝸醢而苽食蝸者蠃之類耳而徐仙等音蝸爲蠃亦未爲達

卵又曰濡香卵醬實蓼鄭康成注云卵讀爲鯤也案卵者魚卵卽是魚子不勞改讀爲鯤魚子也

有又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直謂五帝養之爲法其德行而不乞言三王既憲法而有乞言之禮鄭康成乃讀有爲又蓋亦不勞假借也

孽王藻云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鄭

康成云孽當作枿聲之誤也按孽者是庶孽既非適子故自云孽不當言枿枿者斷而復生豈人子之所宜自稱乎

不至　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康成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恭公不親迎恐其違而授之按不至者謂淫佚之風女雖未嫁已從奔誘及壻親迎猶在他室而不至焉按陳詩東門之楊序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其詩曰東

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期而不至卽其事也康成詩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為得其義何為注禮乃更妄生異說豈非矛盾之論哉

素食喪服傳記云既虞飯疏食水飲既練食菜果飯素食鄭康成注云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案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禮家變節漸為降殺始喪三日不食卒哭之內朝夕各一溢米為粥而已既虞疏食水飲疏食謂麤疏之飯單率之菜食不復粥又非止一溢也既練逼食菜果酸醎但無酒肉之屬既除喪

始食乾肉飲酒然後乃復平生時食耳此是禮經明文安得始練便復平生故食乎又班書霍光傳載光奏昌邑王過失云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王莽傳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幸以時食肉據此益知素食是無肉之食非平生食也今俗謂桒門齋食爲素食蓋古之遺語焉

匡謬正俗卷第三　順德馮佐勛番禺林國賡校字

匡謬正俗卷第四

唐　顏　師　古　撰

春秋斿者旌旗之斿字從㫃（音偃）訓與旒同桓二年臧哀伯云鞶厲斿纓是也學者不尋其本讀斿爲旒須爲假借徐仙亦作旒音況其他乎

俘莊六年經書齊人來歸衛俘傳言衛寶公羊穀梁經並爲寶杜預注云疑左氏傳經誤案爾雅云俘取也書序云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乖爽豈必俘卽是人杜氏之說爲不通矣

肉食莊十年曹劌之鄉人謂劌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對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此鄉人見劌欲論軍所以諫云卿大夫自當謀之非卑淺者所當關預劌卽答云當今卿大夫識見鄙薄未能遠謀我所以須見君論之耳而今流俗皆謂凡是食肴炙者卽合志識昏蔽心慮憒濁不堪謀事故須蔬食菜羹𧙍神明悟爲之也至乃遞相戲弄以爲口實不亦謬乎

寺人寺人者內小臣在壼闈庭寺之中謂閹人耳詩云寺人孟子左傳云寺人披寺人貂之類是也侍人者謂當時侍衛於君不限內外猶言侍者耳左傳云侍人賈

舉侍人僚柤之類是也近代學者不詳其義皆讀寺人同爲侍人斯則失矣至如仲尼居曾子侍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豈得謂閹豎乎

鷸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杜預注云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杜預注云惡其服非法之服也使盜誘而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拔鷸水鳥天將雨卽鳴卽戰國策所稱鷸蚌相謂者也古人以其知天時乃爲冠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

此其證也鷸字音聿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亦因鷸音轉爲術字耳非道術之謂也蓋子臧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返國作亂令誘殺之若直以鷸羽飾冠自爲不正之服何須畏惡而遣殺之若直謂出見殺又不應云服之不衷且傳言楚子翠被盜知聚字非屬冠也或者自君子曰以下非丘明本傳後人不曉鷸冠之議妄加增之而杜氏之釋從而僻其義也

軒僖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

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杜預注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矣故責其功狀也按昔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聞其駢脅薄而觀之晉文懷恥以爲深怨今旣乘勝志在報雪尙託公義故先責不用負羈而乘軒者衆因曰今我之來獻駢脅容狀耳斯蓋嗤弄之言猶言若云謂奏拜賜之師也豈責乘軒功狀乎

王夫襄五年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按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榦午是十支法有相配或者此人以庚午歲若庚午日生故名庚字子午耳辛壬同是十

斡若以辛生則不得名壬若以壬生則不得字辛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易爲王也譬天王之弟佞夫孔氏之宰渾良夫治區夫之屬各自有義豈曰配日辰乎

閈閎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閎門也徐仙閎音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迮又有墻垣之限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郞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云不可踰越蓋是門旣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閎與門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

草創裨諶二十一年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而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按論語稱孔子云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是謂裨諶發慮創始爲之辭意世叔尋討而論敘之子羽子產脩飾潤色然後成耳草創者猶言草昧蓋初始之謂矣又曰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稱安在適草野則能在都邑則不就若然者討論豈尋干戈乎潤色豈膏澤乎此亦是後人所加非正明本傳也

匡謬正俗卷第四　順德馮佐勛番禺林國賡校字

匡謬正俗卷第五

唐　顏　師　古　撰

史記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叙一卷揔歷自道作書本意篇別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傳子長此意葢欲比擬尙書叙耳卽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言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爲漢書亦放其意於序傳內又歷道之而謙不敢自謂作者避於擬聖故改作爲述然叙致之體與馬揚不殊後人

不詳乃謂班書本贊之外別更爲覆述重申褒貶有所歎詠摯虞撰流別集全取孟堅書序爲一卷謂漢述已失其意而范蔚宗沈休文之徒撰史者詳論之外別爲一首華文麗句標舉得失謂之爲贊自以取則班馬不其惑歟劉軌思文心雕龍雖略曉其意而言之未盡

漢書高紀云大澤之陂按孔安國尚書傳曰障水曰陂然則陂者本因隄防壅遏故得名耳大澤者地形之總名陂者是隄防之指號蓋謂當時之媪於大澤之內陂塘止息流俗乃云防是水中不得止息强讀爲陂失其意也

尙惠紀云尙公主易曰得尙于中行王弼注云尙猶配也說者云尙者主也引尙食爲類或云尙者掌也謂守掌之皆非其義公主旣尊止得云侍奉不可以主掌爲稱弼說是也

赦令哀紀云甲子詔書非赦令皆除之按哀帝初用夏賀良言改年定歷下詔施行其事并開恩惠赦宥罪人後知賀良詭惑收正其事依舊歷追悔前非但所赦人不可更覆與罪所以云甲子詔書除赦令以外歷及刻漏事一皆除之耳蓋言甲子詔書除是赦令揔遺除之今書本令字或作他言赦令以外其他餘事皆改除之

兩讀爲得

〔繈〕食貨志云藏繈謂繩貫錢故揔謂之繈耳文云算緡亦云以緡穿錢故謂貫爲緡也而後之學者謂繈爲錢乃改爲鏹字無義可據殊爲穿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繈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繈褓耳豈復關貨泉耶

〔逡遁〕賈誼過秦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逡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詳遵反此言九國地廣兵强相率西嚮仰形勝之

地泝函谷之關欲攻秦室秦人恃其險固無懼敵之心不加距閉開關而待然九國畏愞自度無功持疑不進坐致敗散耳後之學者旣不知遁爲巡字遂改爲遁逃因就釋云九國初見秦閉關謂其可勝所以率兵來攻忽見秦人開關各懷恐懼遂卽奔走故潘安仁西征賦云或開關而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斯爲誤矣若見秦開關遁逃而走卽應大被追躡覆軍殺將豈得但言不敢進而已乎且書本好者今猶爲逡遁不作遁逃也

〔游衣〕叔孫通傳曰高帝寢衣月出游高廟言高寢之衣冠一月一備法駕出游於高廟耳隨越國公楊素行經

漢高陵詩云芳春無獻果明月不游衣觀其此意謂月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謬

郎署馮唐傳云文帝輦過郎署見馮唐而問之郎者當時宿衞之官非謂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猶言曹局今之司農太府諸署是也郎署並是郎官之曹局耳故劉孝標辨命論云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而今之學者不曉其意但呼令史府史爲郎署自作解釋云郎吏行署文書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屬文咸作此意失之遠矣

便面張敞傳云自以便面拊馬按所謂便面者所執持以屏面或有所避或自整飾藉其隱翳得之而安故呼

便面耳今人所持縱自蔽者揔謂之扇蓋轉易之稱乎原夫扇者所用振揚塵氛來風卻暑烏羽箑可呼爲扇至如歌者爲容專用掩口侍從擁執義在障人並得扇名斯不精矣今之車轝後提扇蓋便面之遺事與掖桑門所持竹扇形不圜者又便面之舊制矣

柱西域傳云當爲拄置心不便拔拄者撐拄之名本音竹羽反柱物之本因爲之柱竹具反魯靈光殿賦云漂嶢峴而枝柱此音是也車後柱木呼爲車柱其義亦同置者安設之名言拄置者謂自安置支拄他人今江南俗呼人自高抗矜持爲自拄置今此言車師國見徐普

於其側近柱置恐被侵拒故心内以爲不便耳安在其取椽柱而置於心腹中乎義旣乖剌語又析破失之遠矣朱雲連拄五鹿君豈復齎椽自隨乎

非一　揚雄敘甘泉宮云遊觀屈奇瓌瑋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此言旣甚屈奇瓌瑋不合於上古之世摩而不雕塗而不畫采椽茅茨儉約之制耳今之書本好者猶然而後人輒於非字下加一字讀云瓌瑋非一竟不尋下句直云木摩而不雕是何言歟

葬　酷吏傳長安中歌云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荀卿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

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己固三軍己强說苑云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之爲谷君子無侍僕江河乾爲阬正冬采榆桑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王死而不葬據韻而言則葬字有臧音矣

阡原涉傳云涉父爲南陽太守死涉讓還南陽賻送由是顯名涉自以爲身得其名而先令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曹氏謂其道阡涉慕之乃買地開立表署曰南陽阡

桓如淳漢書音義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

所都夾兩邊各一桓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也說文云桓是亭郵表也東京賦云迄于上林結徒爲營叙和樹表司鐸授鉦叙比也軍之正門爲和樹表設牙形以表之

辟彊外戚傳留侯子張辟彊前賢亦無釋而學者相承讀辟音如珪璧之璧彊爲彊禦之彊作意解云能弭辟彊禦猶言辟惡邪辟兵之類是也東齊僕射陽休之爲兒制名亦取此按賈誼新書云昔者衞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衞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若如

賈生此說辟當音爲開闢之闢彊當音爲疆場之彊楚有薳啟疆亦其例也古單用字多有假借不足爲疑又漢濟南王名辟光世人亦讀爲璧復解釋云辟君也恐此亦當取開闢之義爲勝

閼氏習鑿齒與謝安石書云匈奴名妾作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閼字於言反想足下先作此讀書也按史記及漢書謂單于正妻曰閼氏猶中國言皇后爾舊讀音焉氏此蓋北翟之言自有意義未可得而詳也若謂色象烟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謂之居次復比何物且閼氏妻號非妾之名未知習生何所憑據自謂解釋

隄凡言提封者謂提舉封疆大數以爲率耳後之學者不曉輒讀提爲隄著述文章者徑變爲隄字云愬其隄防封界故曰隄封按封籍之體止舉大數定其綱陌其言封者譬言堰埒以知頃畝何待堰堤然始立畔乎正當依其本字讀之不宜曲生異說也又隄防之隄字並音丁奚反江南末俗往往讀爲大奚反以爲風流恥作低音不知何所憑據轉相放習此獘漸行於關中其提封本取提挈之義例作低音而呼隄防之字卽爲蹄音兩失其義良可歎息傳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茍不明練豈宜臆說以誤將來

〔陂池〕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讀如甬二世賦登陂陁之長坂凡陂陁者猶言靡陁耳光武言不須如前世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陁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墊壞耳今之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也

〔楊豫〕謝承後漢書楊豫傳云豫祖父惲封平通侯惲子會宗坐與臺閣交通有罪國除家屬皆徙酒泉郡又載豫上書乞還本土其辭云臣祖父惲念安社稷忠不避難指刺奸臣實心爲國遂致死徙按班書楊敞傳其載

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惲與長樂皆免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營産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書諫戒之惲内懷不伏報會宗書辭語不遜宣帝見而惡之惲坐腰斬妻子徙酒泉郡此惲先失爵位然後被誅妻子被徙據儆傳及豫上書數說皆同更無所異安得有子名會宗襲爵國除被徙事乎謝氏既不詳其本稱引會宗失於故實又自載豫上書與敘事相背交爲矛盾二三詭錯

計偕凡舉事立稱當依義理若遵古昔須得其衷班書武帝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

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此言所徵之人縣別給食令上計之使俱詣京師耳而晉朝謂計簿爲計階簿意欲酌於故實乃所以彰其謬陋變偕爲階了無義旨

戎昭果毅左氏傳曰戎昭果毅克敵爲果致果爲毅此言理戎之禮須明果毅而江南陳國制立官名有戎昭將軍果毅將軍此亦不經之甚譬易稱師出以律豈可便置師出將軍乎

宋書宋高祖弟道鄰道規二人同以道爲名而鄰規各有別理史牒誤爲憐字讀者就而呼之莫有知其本實余家嘗得宋高祖集十卷是宋元嘉時秘閣官書所載

道鄰字始知憐者是錯原其立名既有道規卽應頗存義訓不應苟取憐愛而已

〔熹〕熹熾盛也音與僖同故後漢趙熹字伯陽取此義耳末世傳字誤爲喜字讀者不救因呼爲憙宋高祖婦之兄弟臧熹昆季二人名從火喜亦音僖今人又謬爲憙字而讀之爲喜皆失其意沈約撰宋書乃更爲熹制字以配欣喜之名是穿鑿也余家所得宋高祖集作臧熹字此明驗也且喜下施心是好憙之意音虛記反不謂之熹也

〔錫跌〕蕭子顯齊書云太祖在淮修理城得一錫跌大數

尺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紀僧眞曰何須辨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太祖曰卿勿妄言而顧野王撰符瑞圖據子顯齊書録此一條錫趺謂錫玦亦具寫子顯書語但易趺字爲玦字乃畫作玦形按此趺者謂若簨簴之趺今之鐘鼓格下並有之耳故其大數尺而有篆文安有論玦大小直云數尺爲道廣狹爲舉麤細乎又玦之體狀若半環以何爲上以何爲下而云下有篆字此之疎謬不近人情野王之於子顯年載近接非爲遼敻且又趺之與玦形用不同若別據他書容有異説蕭氏乖戾則失不在顧矣豈書本乎

蒿艾齊書又云紀僧眞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按爾雅云蕭一名藾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禮祈用合脂爇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旣不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談取會一時之應子顯不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此之三章蓋詩人歷言葛也蕭也艾也以爲興喻故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療疾豈得又言葛與蕭艾惣

爲一物乎未聞以艾饗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

匡謬正俗卷第五　順德馮佐勛番禺林國賡校字

匡謬正俗卷第六

唐　顏　師　古　撰

坼或問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坼坼者何也荅曰當爲覆逴音敕角反俗語音訛故變爲坼耳按晉令成帝元年四月十七日甲寅詔書云火節度七條云火發之日詣火所赴救御史蘭臺令史覆逴有不以法隨事錄坐又云交互逴覆有犯禁者依制罰之逴者謂超踰不依次第令所云覆坼亦謂乍檢乍否不依次歷履行之以出其不意耳今謂董卓爲董磔故呼逴亦爲坼是其例也

副副貳之字副字本爲褔字從衣畐聲今俗呼一襲爲一褔衣蓋取其充備之意非以覆蔽形體爲名也然而書史假借遂以副字代之副本音普力反義訓剖劈字或作疈詩云不坼不副周禮有疈辜並其正義也後之學者不知有褔字翻以副貳爲正體副坼爲假借讀詩不坼不副乃以朱點發副字巳乖本音又張平子西京賦云仰褔帝居東京賦云順時服而設褔並爲副貳傳寫訛舛衣轉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鼃淫鼃亂樂按鼃者非法之曲不正之音爾非謂水中鼃黽之聲也又張平子東京賦云咸池不齊度於鼃咬

而衆聽或疑豈謂鼆黽之聲乃與咸池相似乎是知淫樂之聲矣

恫今太原俗呼痛而呻吟謂之通喚何答曰爾雅云恫痛也郭景純音呻哃音通亦音恫字或作侗周書云恫瘝乃身並是其義今痛而呻者江南俗謂之呻喚關中俗謂之呻恫音同鄙俗言失恫者呻聲之急耳太原俗謂恫喚云通此亦以痛而呻吟其義一也郭景純既有呻恫之音蓋舊語耳

洋問曰今山東俗謂衆爲洋何也答曰按爾雅云洋觀裒衆那多也

略刃問曰俗於礪山出刀子刃謂之略刃有舊義否荅曰按爾雅云剡略利也張楫古今字詁云古作⿱殹日一本作䂮未知孰是此則礪刃使利故稱略刃耳

⿰骨易問曰俗言濕爲坼坼豈濕意乎何以呼之荅曰按說文解字云⿰骨易骨間黃汁也字林音丑尼反然則⿰骨易是骨間汁故呼濕爲⿰骨易耳不當爲坼裂之字

寀或曰寀寮也別有異意乎荅曰按爾雅云寀寮官也郭景純注云官地爲寀同官爲寮此則謂卿大夫因官而得食地故謂之采地耳但古之經史采菜相通菜蔬字頗亦爲采文采之字多或作寀非獨地也今之學者

見謂之釆地字上或加草便爲給地以種菜更朋於俳說焉

什器或問曰生生之具謂之什器什是何物荅曰此名原起軍戎遂謂天下通稱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一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皆是人之所須不可造次而廢者或稱什物猶今軍行戍役工匠之屬十人爲火一火內共畜器物謂之幕調度耳

猱或問曰今之戎獸皮可爲褥者古號何獸何以謂之戎荅曰按許氏說文解字曰夒貪獸也李登聲類音人周反字或作猱詩云無敎猱升木毛傳云猨屬也箋云

猱之性善登木爾雅云猱猨善援郭景純注曰便攀援也爾雅又云蒙頌猱狀郭注云卽蒙貴也狀似蜼而小紫黑色猱亦獮猴類耳按郭此說蓋蒙頌爲獸狀似猱又上林賦云蜼玃飛鸓蛭蜩玃猱左思吳都賦云射猱狿劉逵注云猱似猴而長尾尋據諸說驗其形狀戎卽猱也此字既有柔音俗語變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葇謂之香戎今謂猱別造狨字蓋穿鑿不經于義無取

緉或問曰蒲州盛酒堈謂蒲緉何也荅曰此堈既從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以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緉絞也詩云宵爾索緉卽是其義此堈爲加蒲索故謂之蒲

緉兩

馳或問曰今俗重沓布物一兩次謂之一曳兩曳何也荅曰許氏說文解字云馳重次第物也字林音弋豉反此則與今所道相當又詩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爲馳蓋爲延福其上亦重次第之意焉蓋假借施字爲之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馳丘陵亦其義也俗音訛舛故轉爲曳亦猶輕易之易鄙俗或爲曳音究其根本當言一馳兩馳今語亦有此作俗音者

趺或問曰今山東俗謂伏地爲趺何也荅曰趺者俯也

按張揖古今字詁云頫府今俯俛也許氏說文解字曰頫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斯則呼俯音訛故爲趺耳

俾問曰俗謂聽之使去爲不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俾使也書云有能俾乂詩云俾爾戩穀之類是也故俗云俾使疾之□音訛若云不使爾

底問曰俗謂何物爲底丁兒反底義何訓荅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左太沖吳都賦云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窳隆異等蓋其證也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爲

丁兒反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此言譏其用何等才學見歎譽而爲官乎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其本乃作底字非也

剛扛或問曰吳楚之俗謂相對舉物爲剛有舊語否答曰扛舉也音江字或作舡史記云項羽力能扛鼎張平子西京賦云烏獲扛鼎並是也彼俗音訛故謂扛爲剛耳既不知其義乃有造掆字者固爲穿鑿也

欠問曰今人謂物少不充爲欠義何所取答曰許氏說文解字云歁食不滿也李登聲類呂忱字林並音口感

反今爲欠者本爲歁耳

木鍾或問曰今所謂木鍾者於義何取字當云何荅曰本呼木章音訛遂爲鍾耳古謂大木爲章故漢書云貨殖傳云千章之荻謂荻木千枚也其將作屬官有主章署掌材木又古謂舅姑爲姑章今俗亦呼爲姑鍾益知章音皆轉爲鍾

若柯問曰俗謂如許物爲若柯何也荅曰若干謂且數也禮云始服衣若干尺矣班書云百加若干並是其義干音訛變故云若柯也

楊問曰俗呼姓楊者往往爲盈音有何依據荅曰按晉

灼漢書音義反楊惲爲由嬰如此則知楊姓舊有盈音
蓋是當時方俗未可非也
椎問曰關中俗謂髮落頭禿爲椎何也荅曰按許氏說
文解字云鬌髮墮也呂氏字林玉篇唐韻並直垂反今
俗呼鬌音訛故爲椎耳
鐬問曰今官曹文案於紙縫上署記謂之款縫者何也
荅曰此語言元出魏晉律令字林本作鐬刻也古未有
紙之時所有簿領皆用簡牘其編連之處恐有改動故
於縫上刻記之承前已來呼爲鐬縫今於紙縫上署名
猶取舊語呼爲鐬縫耳此義與款不同不當單作款字

耳

埒問曰今俗監檢田畝知其所獲惣計大數謂之埒田而官文書乃作耒字其義定何訓解荅曰此謂程試頃畝束數以知斛斗多少舉其大故謂之率而率字有律音俗語訛替因謂之埒耳字當作率音宜爲律力筆反今人不詳本意爲其語涉田農故用耒耜之字非也

聆問曰今俗買瓦器以枚敲之知其全破善惡謂之爲聆此義何也荅曰案說文解字云聆聽也聲類音力丁反班孟堅幽通賦云姚聆呱而刻石左太沖魏都賦云二嬴之所曾聆是也瓦破壞者聲嘶惡須一一擊而聽

之故呼聆瓦耳字當作聆也

誼議或問誼議二字今人讀爲宜音得通否答曰書云無偏無陂遵王之誼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云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諷議或靡事不爲故知並有宜音

名字或問曰今人或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答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禮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二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後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子於父母則自名據此益知常所稱者是名非舉字也孔子大聖言必稱名Ꮖ閭有國有家者Ꮖ亦恥之

丘未達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與弟子等言未有稱仲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並稱名亦不可勝載至如漢高祖之潛豐沛人皆謂之劉季項羽之都彭城舉俗呼爲項羽若其自稱則云今邦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爰種說其季父盎云絲能日飲霍顯令湻于衍殺許后云我亦欲報少君此皆舉字以相崇尚名則其自稱也歷觀古人通人高士言辭著於篇籍筆跡存乎紙素在身自述必皆稱名他人褒美則相呼字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不言諱字也王父字或以爲族不得用名也考諸典故稱名爲

是

複名問曰人或有複名單稱者於理云何荅曰複名單稱乃是流俗之事苟逐便易不思立名本旨且依禮文二名不偏諱今若偏舉安得不諱乎若嫌二名煩多則舉俗皆須爲單名矣至若伯陵稱陵季前稱前雖少一字義或可通又如長壽稱壽延年稱年求其本義已有所失乃有無恤稱恤不違稱違去病稱病棄疾稱疾白黑相反更相戲弄隋大業中出勑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而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其幼少已來不爲複名者輒更加增以爲順旨曾莫之悟

〔羵〕或問曰今爲小羊未成爲旋音𧟄（𦍧戀反）子何也荅曰按呂氏字林云羵音選未晬羊也今言旋者蓋語訛耳當言羵子也

〔草馬〕問曰牝馬謂之草馬何也荅曰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皁櫪芻而養之其牝馬唯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稱草馬耳淮南子曰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足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曰五尺已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

匡謬正俗卷第六　順德馮佐勛番禺林國賡校字

匡謬正俗卷第七

唐　顏　師　古　撰

反 扶萬反 張衡西京賦云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叫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反是反有扶萬音矣今關中俗呼回還之反亦有此音

禠 張衡東京賦云祈禠禳災蓋謂求福而除禍耳案說文解字曰禠福也字林音弋尒反字本作禠從示從虒音斯從虎者故作禠耳今之讀者不識禠字義訓乃呼為神祇之祇云求神而卻災或改禠字為禘禘者祭名

又失之也

怠（怠有苔音）又云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蘗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漢帝柏梁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云驂駕四馬從梁來自斯已下同用一韻而執金吾云徼道宮中禁墮怠又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是怠懈之字通有苔音矣

免（左傳說晉討趙同趙括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故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

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也蓋言三代亦無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難故得不危亡而歷祚長久今何得不思趙衰趙盾之功德而立後乎故晉侯立趙氏而反其田爾潘安仁西征賦云平失道而東遷繄二國而是祐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懋訓勉勵之勉既改左傳本文於義未爲允愜

黃巷西征賦又云發閿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黃巷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土色正黃故謂之黃巷爾過此長巷即至潼關此巷是古昔以來東西大道

年代經久車徒輻湊飛塵飄散所以極深隋帝惡其濬險恐有變故始移大道去巷逐高更開平路耳今其故跡猶存而說者不曉巷之意不知其處安在乃曰巷當爲卷音去權反解云今閿鄉西黃天原是按郭緣生述征記曰皇天塢在閿鄉東南或云衞太子始奔揮涕仰呼皇天百姓憐之因以名塢又戴延之西征記曰皇天固去九泉十五里據此而言黃天原本以塢固得名自有解釋又在舊閿鄉潘生自秦之東不得先發閿鄉始泝黃巷也且閿鄉之側行道乃在乎平川非遡原也此爲穿鑿妄生意見且賦本千萬有作卷字者乎後生好

奇乃輒改書本以卷易巷斯可正矣

〈隸𦙍〉又云懷夫蕭曹邴魏之相辛李衞霍之將自此已下歷道漢之名臣至於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當時音鳳恭顯之任勢也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𦙍此言王音王鳳宏恭石顯之徒無德而祿有穢彜倫身沒之後考其名行乃不得與蕭曹終賈之卒徒奴隸𦙍潘生所以深鄙賤其人示貶抑之甚也後之讀者不詳其意但言不得與十餘之屬爲𦙍乃謂隸𦙍爲齊等之義謝朓宣城郡詩曰羣龍難隸𦙍豈非僻謬按

若但言音鳳恭顯不如蕭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勸乎且隸齒之言未爲典故安所取詳

〔尸韓〕又云感市閭之蔽井類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按班書趙廣漢傳云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于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腰斬而韓延壽傳云延壽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拒逆人人爲飲酒石餘使掾吏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安仁論延壽之死所舉廣漢之

請代則用事之不審蓋亦爲文之假類焉

彡髟潘安仁秋興賦云班鬢髟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讀者皆以髟爲杉音按許氏說文解字云彡毛飾畫之文也象形字林音山廉反此字既訓形飾所以形及彫字並從彡說文解字解髟字云長髮猋猋也從彡字林音方周反此字既指訓髮貌所以鬢髮之屬字皆從髟字安仁之辭正合義訓今讀秋興賦當音方周反不得謂之彡也

奚斯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

頌僖歌其露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為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

假　楚詞云聊假日以媮樂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耳今俗猶言假日度時故王粲云登茲樓以四望聊假日以消憂取此義也今之讀者不尋根本改假為暇失其意矣原其辭理豈閑暇之意乎

歌　左貴嬪晉元后誄云内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皆云古賀反斯古之遺言也

渚　爾雅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此蓋水中之高處可居

耆耳詩云鴻飛遵渚言傍洲渚之間而劉孝標辨命論云三閭沈骸湘渚按屈原赴汨羅而死謂深水處非洲渚也

河辨命論又云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按史記班書楚敗漢軍於睢上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本非河上去河遠矣

穰傅毅郊祀頌云飛紫烟以奕奕紛扶搖乎太清既歆祀而欣德降靈福之穰穰又張昶作華山堂闕碑銘云經之營之不日而成匪奢匪儉惟德是呈匪豐匪約惟禮是榮虔恭禋祀黍稷惟馨神具聿止降福穰穰然則

穰字亦當音而成反今關內閭里呼禾黍穰穰音猶然

〔上〕今俗呼上下之上音盛按郭景純江賦云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糺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蘢以蓋嶼蓱實時出而漂泳此則上有盛音也

激今俗呼激水箭音爲吉躍反按張平子西京賦云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郭景純江賦云虎牙嵥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此則激字有吉躍音也

〔中〕古艷歌曰蘭草自生香生于大道傍十月鉤簾起幷在束薪中中之當反音張謂中央也猶呼音入耳今山東俗猶有此言蓋所由來遠矣

〔兔〕張正見韓信詩曰所悲雲夢澤偏傷狡兔情按淮陰侯被執歎云狡兔死良犬烹今云傷狡兔情斯不當矣

〔蜼〕郭璞山海圖讚曰寓屬之才莫過於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此則彝有上聲音也

〔暴〕又云騰虵配龍因霧而躍雖欲登天雲罷陸暴枝非所體難以久託此則暴曬之暴有薄音矣

〔上〕又云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

災流火不炎上斯則上有市郢反音矣

〔斡筦〕斡盌柄也義亦訓轉聲類及字林並音管賈誼鵩鳥賦云斡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斡運皆轉也楚詞云筦維焉繫天極焉加此亦義與斡同字則爲筦故知斡筦二音不殊而近代流俗輒改爲捾捾音烏活反實爲腐陋按陸士衡愍思賦云悲夫天地之騶邁運二儀以相斡遺朱光於濬谷靡傾蓋於歧坂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而晼晚以此驗之非捾明矣

〔貰〕貰字訓貸聲類及字林並音勢古讀皆然而近代學者用劉昌宗周禮音輒讀貰字爲時夜反不知昌宗何

以憑據其鄙俚之俗又讀爲賒皆非正也案説文解字云賒鬻賣貸也此則二字本來不同斷可知矣又陸士衡大暮賦云撫崇塗而難停視危軌而將逝年彌去而漸遒知兹辟之無貰競貞暉以鼓缶愍他人而自勵以此言之故知貰字爲勢音矣詁訓小學及前賢文章皆相附會可以無惑説者又云漢書射陽侯劉纏功臣謂爲貰陽侯所以爲貰射同音耳余難之曰縣邑地名或有時代訛轉或有方俗語異何得一之令其別字同讀譬猶御宿之苑百官公卿表作御羞字揚雄傳作籞宿字解御羞者鄧云御膳珍羞所出釋籞宿者則曰池籞

止宿之所此非漢書乎何以乖別如此今豈得便謂御籞同音羞宿一讀斯不然矣

振許愼說文解字曰振舉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其義皆同盡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輒改振爲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思魏都賦云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輒相混雜言振給振貸者並以其飢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云耳寧有富事乎

池氊或問云今之臥氊著裏施緣者何以呼爲池氊答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也左

太沖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證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謂之被池此氊亦有緣故得池名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或作褫持字皆非也

渴罩問曰太原俗謂事不妥帖有可驚嗟爲渴罩何也荅曰禮三年問曰至於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徐仙啁音張流反噍音子由反此言燕雀見其儔類死亡悲痛驚愕相聚集吟噪也彼處士俗謂羣雀聚噪爲雀啁音竹孝反此亦古之遺言故呼可驚之事爲罩爾

幾頭問曰山東俗新沐浴飲酒謂之幾頭此義何也荅曰字當作禨音譏禨謂福祥也按禮云沐稷而靧粱髮

希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此謂新靧沐體虛故更進食飮而又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蓋古之遺法也

怒（音弩）怒字古讀有二音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離騷云忽奔走以先後及先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齊怒此則讀爲上聲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此則讀爲去聲也略舉數條其例非一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

曾不尋究失其眞矣

殿研問曰今俗謂人强忍堅抗爲殿研（上丁見反 下五見反）其義何也荅曰殿者猶春秋殿師之意言其無所畏懼不退縮耳研者研摩抗拒與前人爲敵或總言殿研

差或問曰今官曹文書科發士馬謂之爲差差者何也荅曰詩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蓋謂揀擇取强壯者今云差科取此義亦言揀擇取應行役者爾

兩量或問曰今人呼履舄屐屩之屬一具爲一量於義何耶荅曰字當作兩詩云葛屨五兩者相偶之名屨之屬二乃成具故謂之兩兩音轉變故爲量耳古者謂車

一乘亦曰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也今俗音訛往往呼爲車若干量

章估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科量度爲章估有何義答曰周書費誓云我商賚汝孔安國注云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也徐仙音商章然則商字舊有章音所云章估者卽商估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

匡謬正俗卷第七　順德馮佐勛番禺林國賡校字

匡謬正俗卷第八

唐　顏師古　撰

受授　或問曰年壽之字北人讀作受音南人則作授音何者爲是荅曰兩音並通按詩云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此卽音受嵇康詩云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卽音授也

西　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桂黝儵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爲灑是知西有先音也

番　或問曰今之宿衞人及于官曹上直皆呼爲番音翻于義何取答曰按陳思王表云宿衞之人番休遞上此言以番次而歸休以番次而遞上字本爲幡文案從省故番耳

句　或問曰今之官書文按檢覆得失謂之爲句音搆何也答曰字當作鉤今從徑易故省金耳簿領之法恐其事有枉曲月日稽延故別置主簿錄事專知覆檢其訖了者即以朱筆鉤之鉤字去聲故爲搆音爾原其根本以鉤音也

斃　斃者仆也音與弊同⿰歹辟⿰歹斯者屈伸欲死之貌音甓錫

字義既別音亦不同今關中俗呼毚皆作饞音遂無爲弊讀者相與不悟

逢逢姓者蓋出于逢蒙之後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陵尹父之裔不應弃其本姓混茲音讀乃猥云逢姓之逢與逢遇字別妄爲釋訓何取據乎

縣寰字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爲之所以謂其字者義訓繫著故許氏說文解縣字從県音諱廟亦或作炫西京賦云後宮不移樂不徙縣恣意所幸下輦成晏既與寰同故有假借末代以縣代寰遂更造懸字下輒加

心以爲分別按禮記云縣奔父縣子瑣二人姓氏音皆爲諱廟又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諸如此類樂縣之字豈有心乎斯可明矣左太沖魏都賦云殷殷寰内此即言宇寰耳讀者不曉因爲別說讀之爲環則妄引環繞之義斯不當矣

苟苟者媮合之稱所以行無廉隅不存德義謂之苟且而今之流俗便謂無恥之人行類豬狗每爲方幅則呼苟爲犬且更以戲弄爾

鄙人或問曰愚陋之人謂之鄙人何也荅曰本字作否否者蔽固不通之稱爾音與鄙同詩云嗚呼小子未知

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臧者善也否者惡也故以相對書云否德忝帝位而司馬子長撰史記改否爲鄙以其言同故用鄙字自爾已來因曰鄙人又問曰鄙非邊鄙之謂邪美好者謂之都言習京華之典則醜陋者謂之鄙謂守下邑之愚蔽不其然歟荅曰非也都者自是閑美之稱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辭云此德好閑習以都皆非上京之謂也曹劌云肉食者鄙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漢武帝詔賢良曰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董仲舒對策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楊惲云昆戎舊壤子弟貪鄙班孟堅云周勃爲布衣時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誡序云鄙人愚闇受性不敏皆非田野之謂也至如詩有都人士篇者此自别指都邑爾後文士論叙觀遊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無繫于賢愚也蹈道則爲君子違義則爲小人豈必都邑之人皆能賢智邊鄙之士悉皆頑劣詳而言之則不通矣

被庳　或問曰今俗人云高被者何以謂下爲被有訓義不荅曰左傳曰宫室卑庳音婢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音亦爲婢今呼被者此蓋庳聲之轉爾

辜姑　或問曰小兒羸病謂之辜姑何也荅曰此謂巫蠱

爾轉爲辜姑此病未即殞斃而惙惙不除有似巫祝厭蠱之狀故祭酬出之或云漢武帝末年多所禁忌巫蠱之罪遂及貴戚故其遺言徧于三輔至今以爲口實也

砢㦡或問曰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爲砢㦡（上力可反下莫可反）有何義訓荅曰莊子云長梧封人曰昔余爲禾而鹵莽之（莽音莫古反）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郭象注曰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也今人所云鹵莽或云滅裂者義出於此但流俗訛故爲砢㦡耳

骨鹿問曰俗謂鶻爲骨鹿此語有何典故荅曰爾雅云

鶬麋鴰然則鶬一名鴰今人云骨鹿者是鴰鹿耳以鹿配鴰者蓋象其鳴聲以呼之亦由子規蛁蟟鵟鴨鳩鴿之類也今山東俗謂之鴰此亦象其鳴聲因知字並爲鴰不得呼爲骨傍輒加鳥者此字乃是鶻鵃不關鶬事也

歷底問曰諺云賊無歷底中道回謂内應導引爲歷底何也荅曰按周禮有狄鞮氏掌譯蠻夷之言禮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道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蓋謂譯導相因耳今言外人未相諫悉不能來爲賊盜因籍當家有人導引

依其衡要孤虛故謂之狄鞮也俗語音訛變言歷底耳

門限問曰俗謂門限爲門檽何也荅曰按爾雅曰柣謂之閾郭景純注曰門限也音切今言門檽是柣聲之轉耳字宜爲柣而作切音

替問曰新故交代謂之爲替何也荅曰按爾雅云替廢也詩稱勿替引之傳云無替舊職皆謂不廢墜耳前人既廢後人代之故惣謂代爲替近者俗人作鬄髮字訛舛妄改作頥人因以爲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問根源莫能解說武德中余忝中書舍人專掌綸誥于時中書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勑宣

行務合訓典舉余釐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爲替代之字自茲已後莫不化焉顚字絕矣又韡屧之屜說計反自有正文鞍下屜脊義亦無異今既見替代字如此遂作替脊失其義旨此屜非謂交代以替脊背較然可知矣

樂石或問曰秦始皇嶧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樂石何也荅曰許愼說文解字曰磬樂石也樂石卽磬也禹貢稱徐州嶧陽孤桐泗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以爲磬蓋秦之所刻卽是磬石近泗濱故謂之樂石爾所以獨嶧山之文以稱之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而近代文士遂惣用碑碣之事蓋失之矣

享 或問曰俗呼某人處爲某享（火剛反）其義何也答曰此是鄉聲之轉耳鄉者居也州鄉之鄉取此爲義故子產有云毀於西鄉又向對之向古文典籍卒無向字尋其旨趣本因鄉字始有向音今之向字若於六書自是北牖耳詩云塞向墐戶是也

迴 迴遠之迴今俗讀之音戶鎣反按潘岳西征賦云覽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迴以韻而言或有此音矣

上下 荀爽與李膺書云舍館上下福祚日新此蓋古來

人士致書相問之常辭耳凡言上下者猶稱尊卑愻論也此類非一是以王逸少父子與人書每云上下數動靜上下咸宜上者屬於尊親下者明謂子弟爲論及彼之尊上所以上字皆爲縣闕而江南士俗近相承與人言議及書翰往復皆指父母爲上下深不達其意耳

孟仲叔季元者始也孟者長也伯仲叔季亦以次序相承是以古人立名字多依此爲義理元將仲將元方季方孟丙仲壬孟堅仲叔伯符仲謀之類是也今流俗君子不思其義或兄弟四五同稱一仲昆季十數但連一叔失之遠矣

扃鉉者鼎之耳易稱金鉉玉鉉是也扃者關也禮云入戶奉扃今之宮中猶呼門戶短關以關鈕者爲門扃又左傳云楚人惎之脫扃莊周云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皆謂釖屈之内小關者爾而禮器有鼎扃者字或亦作鼏謂横關之物以扛舉之耳所以貫鉉非卽鉉也而先儒說者讀扃爲鉉合作一物失之遠矣若謂鉉非鼎耳者易辭不應云黃耳金鉉據此而言非鼎明矣

示許氏說文解字解示字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從三垂日月星也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所以禍福禨祥神祇之字皆從於示而周官古文所論神

祇皆以爲示字蓋古從省借耳今之學者不知示字本義便同福祥之屬字皆從示乃云祇旁立字此不究其源也

仇怨偶曰仇義與讐同嘗試之字義與曾同邀迎之字義與要同而音讀各異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徑讀仇爲讐讀嘗爲曾讀邀爲要殊爲爽失若然者初字訓始宏字訓大淑字訓善亦可讀初爲始讀宏爲大讀淑爲善邪

愈愈勝也故病差者言愈詩云政事愈蹙楚辭云不侵兮愈疏此愈並言漸就耳文史用之者皆取此意與病

愈義同而江南近俗讀愈皆變爲踰關內學者遞相放習亦爲難解

舍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星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跰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違義借讀於理僻謬

飭飭者謹也敬也音與勅同字從食從力其脩飾之字從巾書云飭天之命月令云飭喪紀考功記曰飭力以長地財謹按呂后詔稱高皇帝匡飭天下武帝詔稱飭躬齊精並是謹敬之義諸如此類文籍有用飭者其意

皆同曲學之士不能詳別遂使書寫訛謬飾餝兩字混而爲一並食傍作芳縱或知有勑音止謂借飾爲餝耳全不辨者愍讀爲飾蓋大失之矣

陵遲蔡南問乾鑿度云王道陵遲何謂陵遲董勛荅曰舒疾有節禮云喪事雖遽不陵節是王道越於遲飾言敎不行也按陵爲陵阜之陵而遲者遲遲微細削小之義今俗語猶然又遲飾夷也古者遲夷通用書稱遲任有言曰遲字音夷亦音遲淮南說馮夷河伯乃爲遲字史籍或言陵遲或言陵夷其義一也夷者平也言陵阜漸平喻王道弛替耳越於遲飾曲而未允

獻左氏傳蔡南問北平侯始獻左氏傳北平侯從誰得之董勛答曰諸奇書左傳周禮之屬悉從河間王所得也按許氏說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張蒼本以客從高祖歷位諸侯相御史大夫蒼凡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孝文四年爲丞相百餘歲孝景五年薨而河間獻王景帝之子校其年月不相及殆非獻王所得明矣

禽或問易云失前禽唯謂鳥耶及其獸耶董勛答曰凡鳥未孕者爲禽鳥獸通耳按言通是也未孕非也禽者取禽制於人不別孕與未孕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獸豈論孕不孕乎又傳稱收禽挾囚漢高祖云此其所以爲我禽諸如此類皆屬於人亦取禽制之義豈又辨孕育哉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自是惣別飛走大名與禽制之義不相妨也

關雎蔡南問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荅曰舊說云關雎白鷺尸鳩鶥鶲未之審按關關和聲雎鳩王雎詩序惣撮句内二字以爲篇名耳不得刱呼雎鳩爲關雎也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爲交桑乎于嗟乎騶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荅又不析俱失之矣

〔殊死〕或問曰每見赦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以下爲有異否何謂殊死董勛荅曰殊異也死有異死者大逆族誅梟首斬腰易有焚如之刑也漢高帝初興之際死罪已下是爲異死者不赦也世祖始起赦殊死以下是謂異死者皆赦也按稱殊死絶死謂斬刑也春秋傳曰斷其木而不殊班書韓延壽傳云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殊者訓絶而死有斬絞故或云殊死或云死但云死者絞縊刑也云殊死者身首分離死內之重也非取殊異爲名又漢高帝五年赦天下殊死已下何言不赦乎漢令云蠻夷有罪當殊之而應劭釋云殊之者死也

義與誅同此說亦未盡

抉目應劭風俗通義云吳王夫差大敗齊于艾陵還誅子胥取其身流之江抉其目東門曰使汝視越之入吳也按史記吳子胥傳吳世家及越絕等諸書子胥本諫夫差伐齊稱越之在吳心腹之疾越不爲沼吳其泯矣齊之於我疥癬耳夫差不聽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麋鹿遊于姑蘇之臺夫差既敗齊師而還賜子胥劒以死子胥曰抉吾目著于東門以視越之入吳此是子胥知越必滅吳怨其言之不用耳夫差以不信其言故殺之寧有夫差肯自云越當入吳而令子胥目視此語

謬矣

無恙又釋無恙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乎非謂疾也按爾雅云恙憂心也楚辭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豈謂不被蟲噬乎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疾何恙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又被蟲食心耶凡言無恙謂無憂耳安得食人之蟲憖名恙乎

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自

圈公至稱傳世十一按班書述四晧但有園公非圈公也公當秦之時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則不爲博士明矣又漢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爲之乎且呼惠帝爲惠太子無意義孟舉之說實爲鄙野近代草萊末學之人多喜自撰家譜處置昭穆妄稱爵位至有云黃帝時爲御史大夫周宣王時爲丞相漢光武時爲相州刺史不知本末轉相誑耀皆此類也又云呂伯成哀之時兄弟三人並爲丞相按班書紀傳及百官表成哀之時無丞相姓呂者而云兄弟三人爲之何所取哉斯謬甚多難以具舉

嬰薁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卽是江南嬰薁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卽其多秫而釀之安得膠事嬰薁蒲萄種類殊別江南自是蒲萄北土兼有嬰薁斯則非一物明矣

稻秫稉本草有秫米稻米稉米三者並別出而體不同陶宏景注秫米云此卽今人以作酒及糖者方藥不止用噍嚼以塗漆創及釀酒諸藥醪耳注稉米云道家方藥有俱用稻米秔米卽是兩物云稻米糠白如霜今江東無此皆通呼稉米爲稻米耳不知其色類復云何按本草所謂秫米者卽今之似黍米而粒小者耳其米亦

甚作酒而不及黍所謂稻米者今稬米耳而陶公以稬爲秫不識稻是稬故說之不曉許氏說文解字曰秫稷粇者稻稌也沛國謂稻爲稌又急就篇云稻黍秫稷左太沖蜀都賦云粳稻漠漠益知稻即稬共粳並出矣然後以稻是有芒之穀故於後通呼粳稬揔謂之稻孔子曰食夫稻周官有稻人之職漢置稻米使者此並非指屬稻稬之一色所以後人混稬不知稻本是稬耳

沙苑本草云防風出沙苑川澤及邯鄲瑯琊上蔡陶宏景注云郡縣無名沙苑者按今同州沙苑之内猶有防風此乃古昔已來土宜所出故本草稱之耳自晉東徙

區宇分崩揚越之地與三輔隔絶所以彼人不識沙苑陶公生長江南間有此惑乃於郡縣名求之竟不知處蓋亦尺有所短乎

苦菜本草云苦菜味苦名荼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及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公宏景注云疑此卽今茗茗一名荼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蘵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六月華從葉出八月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按此苦菜卽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荼音塗其狀全似苦蕒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所說正得體狀近

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者卽爾雅所謂蘵黃蒢爾陶公雖知俗呼苦蘵爲苦菜而不識其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荼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秖增煩惑且本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倉米〕本草有陳廩米陶宏景注云此今久倉陳赤者下條有粳米宏景又注云此卽今常所食米前陳廩米亦是此種以廩給軍人故曰廩耳按陳廩米正是陳倉米廩卽是倉其義無別陶公既知已久入倉故謂之陳而不知呼倉爲廩改易本字妄以廩給爲名殊爲失理

〔羮臛〕王叔師注楚辭招魂云有菜曰羮無菜曰臛案禮

云羮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又蘋藻二物即是鉶羮之芼安在其無菜乎羮之與臛烹者以異齊調和不同非係於菜也今之膳者空菜不廢爲臛純肉亦得名羮皆取於舊名耳

匡謬正俗卷第八　順德馮佐勛番禺林國賡校字

按顏揚庭表以爲藁草纔半部帙末終則知是書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於上然所引論語尙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蜀標朱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字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剌如此以知正是屬藁之際偶爾標題未皇緒正除史記乃是論史記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尙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朱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

說疑必有闕文受授字下乃是謂壽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益知非當時定本顧其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遍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似未失也裨諶謀於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春秋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免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唯不合左氏亦

復不成語此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眞矣殿研二一釋頗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倔强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夫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乎從而求其義則過矣應辰從外舅借是書因記所疑于後云紹興十三年八月晦汪應辰書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余考之其失自揚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

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
所自也甲戌十二月望日書

叢書集成初編

匡謬正俗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